

牡丹亭夢殘

——評上海崑劇團全本《牡丹亭》（三）



旋轉舞台 徐成

崑曲這種歷史悠久且藝術上十分成熟的戲曲種類本身沒有刻意革新的必要，因為它的整個表演體系從曲詞到身段到服化道已融為一體，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這也是為何上崑全本版的許多改動會給人一種撕裂感，然而上崑這一次改的地方頗多，從人物唸白到身段到服裝和舞台布景都做了全方位的「革新」。

比如讓石道姑說四川話，讓楊婆說蘇北話，並秀幾句粵語和英語等等。這些據說是當年上崑已故名丑劉異龍的創意，陳士爭的版本中也用過。但石道姑為什麼說的是四川話？劇本中並無石道姑為四川人的證據，而故事發生地在江西，怎麼不讓演員學江西話？如果按照人物籍貫來說，那柳夢梅是否應說粵語呢？杜麗娘應該說四川話才對吧？這一邏輯是行不通的，因為崑曲是高度程式化的藝術，它對於人物的身份地位和籍貫表現都有既定的表現手法，市井角色用蘇白（部分角色說江淮官話或北京官話等方言白），其他角色用韻白已經可以很好地表現人物社會階層區別。按照籍貫去設定口音屬於多此一舉。

崑曲載歌載舞，身段極為重要。舉凡研究或學習過一些傳承已久的崑曲折子戲身段的人都知道，經過無數戲工打磨傳承的身段與曲詞是緊密相連的。這些身段和曲詞是相互鑲嵌的關係，而不是無關痛癢的舞蹈動作。任何演員在捏新戲的時候，身段都要與曲詞緊密關聯，而且要延續崑曲自身的表達邏輯。上崑這一版本的《牡丹亭》對於表演程式十分成熟的經典折子戲的身段均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更改，據說是要讓主演們釋放天性，更好地發掘角色，這些改動實際效果非常一般，本質上已打亂了崑曲作為雅部的表演統一性。例如《驚夢》一齣中，花神出場時，兩位主角不

下場卻在遠景中做些意義不明的動作，作為觀眾我都替她們尷尬；而一些新捏戲的身段更是草率隨意；某幾場戲結束時的群像造型更是千篇一律。查看節目冊，發現身段設計是馬濤，看其履歷皆是舞蹈相關，全無崑曲背景。服裝也是崑曲程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穿穿破破穿穿錯」說的便是角色行頭的重要性。一九九九年上崑三十五齣版本的服裝簡直可用「噩夢」來形容，將以明代漢服為基礎的崑曲戲服改得一塌糊塗，本身的雅緻全無，劣質如縣城影樓出品。本次全本的服裝設計較三十五齣版有較大的進步，設計師喻性男融入了大量的宋朝漢服元素。但作為高度程式化的崑曲，是否需要根據故事朝代去設計戲服呢？我認為這一問題見仁見智。崑曲本身根據家門和角色形成了完善的行頭體系，貿然加入其他元素，初一看有新意，深究則屬本末倒置的努力。從元雜劇到明傳奇，其實創作者是有間離效果意識的，譬如湯顯祖就在第三十三齣《秘議》裏開過「你宋書生是看不上皇明例」的玩笑。服裝上追求與故事所述年代一致本質上破壞了創作者的間離設置。

而本次舞台布景和多媒體設計更是有喧賓奪主的嫌疑。首先為何要在舞台上架起一層四角台？我坐在池座正中間靠前的位置時發現由於台上還有一層，導致呈仰望視角，演員腳上的身段動作基本看不清。其次，台中台四角的雕欄，又可理解為模仿傳統戲台結構，又可隨時化身為亭台樓閣，這個思路當年陳士爭在林肯藝術中心已經用過。但這樣的設計對於高度程式化的崑曲而言幾乎沒有意義，傳統一桌二椅足以成為演員與觀眾共同搭建場景想像的道具，觀眾不需要過度實體的道具和布景來理解故事空間和劇情。再者光線整體十分幽暗，即使坐在池座也忽明忽暗，未能看清演員的全部表情和身段變化，加上崑曲溫婉纏綿的曲調，在這樣昏暗的光線加持下不少觀眾昏昏欲睡。



人生在線 林中洋

有話講：「四月的天，小孩的脸」；我覺得這個比喻異常生動，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四季，那麼四月就像是站在人生門檻上的少年，有的已經早早開了花，但更多的還含苞欲放，對自己即將擁有的絢爛不太自信，其實每一朵健康綻放的花朵都有自己的美麗，但是他們卻彷彿還並不知情，因而遲疑、不安卻又蠢蠢欲動，這樣的情緒反應在天氣上，當然是陰晴不定、難以捉摸。

德國的四月更是令人摸不着頭腦，一會兒好像夏天提前到來了，一會兒又發現冬天似乎還沒結束，儘管如此，家家戶戶都已經開始收拾荒了一個冬天的花園，剪下的枝條被集中起來，堆在曠場上，復活節前一天，這一大堆柴火被點燃，熊熊烈

火跳躍升騰，人們圍着這個巨大的火堆，喝着啤酒、吃着烤腸，歡喜着春天的到來。

與復活節幾乎同時的，是中國的清明節。那一天，我獨自一人去田野散步。大地回春的時節，最能使人感受到生命輪迴的力量。田野上似乎充滿了足以打開人的各個感官的奇妙元素：極目可見的新綠、高低遠近的鳥鳴、泥土草木的腥氣，時時拂面的清風……經過了一個彷彿永遠不會結束的冬季，人們似乎都已經遺忘了春天的模樣。當它悄然來臨的時候，相信誰都會在這個萬物開始復甦的節氣裏，在追思死亡的同時，看見生命的延續。

我在心裏默默地想着過世已十年的母親，和那些不同的，我如今想起她，不再感覺到悲傷，因為覺得死亡可以是結束，也可以是開始，我更願意去回想那些我們在一起時度過的歲月。比如，我想起

上小學的時候，有一次畫葡萄怎麼也畫不好，母親就拿起彩色鉛筆隨手給我示範了幾個，我照着她的畫法去畫，竟然異常生動，受到了老師的表揚；還記得兒時的春天，春遊是一件可以讓人幾天睡不好覺的大事，迫不及待地等到了那一天，我們戴好紅領巾，背上裝着吃食的書包和水壺，排隊上車去公園，中午的野餐是最令人興奮的，有一次，我驚訝地發現媽媽在我的飯盒裏裝了好多塊平時很少吃到的點心，那個時刻，我覺得自己好幸福！

我在一棵大樹下停下腳步，閉上眼睛，定氣凝神，感受四下裏的風聲與鳥鳴。過去已去，未來未來，只有這一刻是真實的。忽然傳來驚鴻之聲，循聲望去，只見一行大雁正掠過頭頂，那是北歸的雁群。雁過留聲，人過可會留痕？也許，雁經春秋，一去一回之間畫了一個圓，無所謂來去；人歷炎涼，一生一死之間也走了一個圓，無所謂始終。

香港打開大海的方式



君子玉言 小香

春暖花開的時候，情不自禁想起那些年在香港面朝大海的日子。香港說是一個三面環海的島嶼城市，其實只有九龍半島與新界這塊與陸地相連，港島和大嶼山則是坐落於汪洋中的兩個大島，此外還有二百六十多座小島嶼。所以，走在街上，無論低頭抬頭視，總不免與大海四眸相對，你就是目不斜視，大海也會閃進你的雙目餘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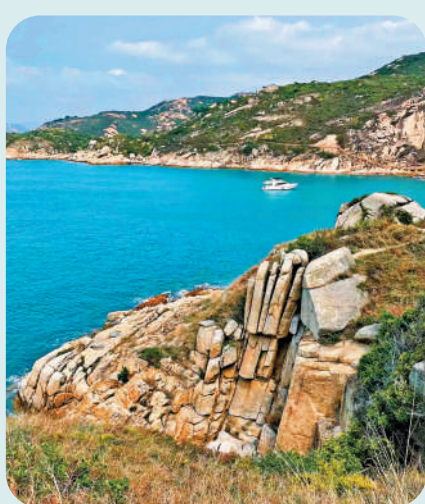
香港樓宇的設計也很巧妙，幾乎住在港島任何一處，總有一角一隙一線可望到海面。跑馬地、灣仔二十幾層的公寓，不算高，並且淹沒在叢叢樓林中，但登上樓頂平台，大海就在不遠處向你眨眼了。至於上環、西環，因商業區相對疏朗，從半山居高而望，海面成片成片映入眼簾。我的office則一整扇窗都對着大海，於我而言，一年四季天天面朝大海，眺望夕陽落日，沒有春暖花開的時候，海景成了治癒系「扛把子」。

在香港，面朝大海的打開方式是啥樣呢？

前文說了，在香港，看海是件很容易的事。比如在港島，若是返工放工步行，走半山要上上下下台階，略辛苦；走鬧市，沿街大大小小的店舖，費銀包；走海傍步道是個好選項，走着路順便就把海看了。從西環堅尼地城開始，沿海邊一路向東，是一條政府有意打造的海濱長廊，路平坦、風涼爽，店舖不多，鍛煉看海省錢三者兼顧，甚好。依次走過中山公園、港澳碼頭、中環碼頭、添馬公園，過會展、灣仔、銅鑼灣避風塘直至北角、鰂魚涌。一邊是海，一邊是市區；一邊是清爽海風，一邊是喧鬧市聲。一路上有休憩場所、廊橋草坪雕塑，有慢跑徑，可行可停，可坐可臥。這一條看海線，都市味較濃。

若要有儀式感地看海，登個山、坐個船、奔赴某個離島，既莊重又誠意滿滿，必有一番好景致回報。那樣的看海不像維港沿線這樣呈線狀，而是點狀、塊狀。

從陸地看海，登上港島堅尼地城



香港「南極」蒲台島。作者供圖

一號巴士終點的西高山，西望大嶼山、交椅洲海峽，北眺昂船洲和汀九大橋，這裏是看落日的絕佳地。從港島中部的灣仔峽道或黃泥涌道，翻越太平山進入南區，則朝陽與觀海兼得，冬季最舒服。南區的香港仔是個避風塘，岸邊高樓大廈、海上漁船點點，漁船可由此駛向更遠更深更闊的南中國海。這裏還有港島最大的海鮮批發市場。這片海，味蓄、饕餮共用，海鷗也更多。

同在南區的赤柱則一派南歐風情，café、街頭藝人、雪糕車、木棧道都散發着慵懶悠閒的氣質。赤柱是我喜歡看海地之一。某個周日下午，靈機一動，招手搭上的小巴直奔赤柱，喝杯扎啤吃個甜品，坐在礁石上把晚霞看得散去才回。也曾從大哥家吃完滷麵、榴槿，散步到赤柱，沿木棧道走到山後公園。港島東南角的石澳也是值得推崇的打卡地。五彩房子、大浪灣沙灘，小鎮風情優雅浪漫。如果不怕辛苦，可再探一探鷓鴣自然保護區。從愛秩序街坐九號巴士到終點，再步行半小時，礁石岩洞、拍岸巨浪，看似驚心，實則無險。由此望去，海天一色，滄海茫茫，視野之內無島無陸，令人遐想聯翩。

從港島出發乘船，東西南北方向皆可觀海。由中環碼頭揮一班船，去南區的南丫島、長洲，是一條熱線，港人遊人都樂於舉家前往；往西去大嶼山的愉

景灣、坪洲、梅窩，二三十分鐘船程，都市感、漁村味互不違和。若從北角碼頭出發，有街渡東行可至東龍洲，這個小島與鯉魚門隔海相望，人們常常攜帳篷來此地露營。這裏有燈塔、有古石刻，有懸崖、有山，小小島嶼，卻是好好看好玩。

從香港仔或赤柱碼頭乘船，可南行至蒲台島，其形遠望猶如浮台，因之得名。這裏是整個香港區域最南端的島嶼了，人稱「香港的南極」。島上怪石處處，嶙峋如筍，人們根據怪石的形狀命名為僧人石、靈龜石、佛手岩。蒲台島也有兩組石刻，一組形似動物和魚，另一組則是螺紋圖騰，據考迄今已有三千多年歷史。島上還有一座古宅巫氏，如今古宅荒廢，族人去向不明，留下不少傳說。

站在蒲台島最南端的礁石上，此時已經不僅面朝大海，並且是四面環海。登高望遠，可滿足你對大海的所有想像。

若不惜體力舟車交替去新界的西貢方向，塔門島、半月灣、橋咀洲、荔枝莊、深涌、東壩、海下灣……雖千山萬水迢迢，但天藍海清，麗日淡雲，可謂觀海極致。

那些年，曾在大哥位於港澳碼頭附近的公司喝茶看海，曾在阿棟銅鑼灣的寫字樓聊天看海，也曾在辦公室窗窺夕陽，相約着跑到貨櫃碼頭拍晚霞……如今，那片大海想必詩畫依然，觀海人已分散天涯。

文又得武又得

市井萬象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第二屆香港流行文化節以「也文也武」為主題，備有多項精彩活動，其中「文又得武又得」系列的「經典武俠劇服飾道具展覽」於香港文化中心地下大堂舉行，展示約三十件由七十至千禧年代電視武俠劇的頭飾、服裝和道具。

香港中通社

滿髻花開

如是我見 王燕婷

隨着小船而來的也許是附近的漁民，而乘着大船而來的，還有中亞、西亞那些裹着白頭巾，高額長鼻的阿拉伯人，他們結識了村裏美麗的女子，便開始一場異地的婚戀。他們從家鄉帶來了芬芳的種子，撒在這片肥沃的灘塗上，長出了素馨花、含笑花、茉莉花。蟬鳴的女人們，手頭一下子陷入了花的圍裏中。她們不僅自己有花戴，還可以把花串起花串，一大早，挑起帶着露珠的花兒與剛上岸的海鮮，穿過淙門，城裏的婦人們早已翹首以盼……

漫步在小漁村狹窄的小巷裏，時光印記隨處可見。出磚入石的閩南紅磚厝、帶着海洋氣息的蠔殼厝、新式的小洋房，那門楣上鐫刻着，「錦繡傳芳」、「穎川衍派」、「紫雲衍派」，那是銘記先祖血脈的頑堅守。如果說，這在泉州的村落裏，是司空見慣的存留。那麼，街頭、屋前的女人們，頭頂美麗的簪花圈，恍惚間，你已夢回宋元。可能沒有一個漁村與蟬埔那樣，與都

市無縫銜接。巨大的摩天輪、玻璃幕牆，林立的商場、酒店，筆直寬敞的豐海路，車水馬龍，停靠着藍色漁船的海岸，佔據這幅畫面的一部分。一聲「起魚」了，碼頭上，白色的海鳥飛舞着，盤旋着，漁民們裝魚、卸魚，買魚的人也湧進來，住在海邊的人都知道「鮮」字裏面有個「魚」字。

蟬埔的女人們，體恤自家男人出海的不易，除了出遠海沒辦法外，其他討小海、卸魚、賣魚、祭祀祈福的事，她們覺得這是自己的分內事。挑起裝滿海鮮的擔子，利索的背影數百年來沒變過。她們依然到市區，到繁榮的晉江市去。誰都知道她們的海鮮鮮着呢，瞅瞅她們一身的打扮，花式大襪衫，黑色闊腿褲，頭上簪花圈，腰間常年別着個紅塑料小方包，耳朵上掛着丁香耳環，像魚鉤，又像秤鉤，她們掂起斤兩，八九不離十。多少年來，特有的生活方式抵擋了紛繁多變的服飾潮流的衝擊。這一裝扮成蟬埔漁村這一族群，最顯性的標誌，行走的招牌。

也許正是這樣的堅守，讓這片不起眼的草根漁村，突然一夜爆紅。看似偶然，何嘗不是一種必然？自從演員趙麗穎拍攝了一組以蟬埔女頭飾為靈感的時尚大片，簪花圈那特有的古樸新穎的造型，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許多人開始在地圖裏鍵入「蟬埔」這個生僻的名字。每天，大批大批的遊客湧進來小村莊。一夜間，好像天下最漂亮的女孩子都來了。簪上花圈，穿起漁女的服飾，拍一組漂亮的寫真，發一個朋友圈，成了好多女孩子們的心願。

村莊數百年單一的生活也悄然發生着變化。挖海蠣的蟬埔老阿姨，憑着嫻熟的手藝開起簪花店，自己當簪花師傅。在外工作的年輕人回到村裏，將漢服、馬面裙等傳統服飾引入造型搭配，當起「造型師」兼攝影師。豐海路上綿延的海岸線上，村民們經營的海鮮酒樓生意火爆。村裏那些本來有些破爛的老房子，被一些外地人相中，租來經營寫真館、咖啡館、民宿，租金貴得有點離

譜。村裏海鮮零售的攤位少了，紅色的腰包反倒鼓起來了。本可以頤養天年的蟬埔老阿姨，除了幫人簪花外，一有空閒仍是坐在街頭、屋前，一下下地攪起海蠣殼，挑出鮮美的海蠣肉。村莊裏無處不在的鏡頭有時會停留在她們的面前，畢竟，與那些花枝招展的遊客相比，她們代表着真實、原始與生活。她們先是羞於表現極力迴避，漸漸地，也很自然地面對鏡頭，打心裏流露幾分從容與欣喜。

「只要你肯踏出家門，所走的每一步都是黃金。」蟬埔人愛說這句話。頂着簪花圈，年輕的蟬埔女孩，到北京的故宮前，到巴黎鐵塔前，留下美麗的情影，吸引更多的目光。她們漂洋過海，到澳洲、印尼去，要讓天下的人都知道在美麗的東方，海絲起點的泉州，有許多古老的印記，特別有一處好特別的漁村。海風千里，花開滿髻。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責任編輯：謝敏嫻